

江都縣志卷之十八

試江南揚州府江都縣知縣臣陸朝璣奉

旨編輯

藝文志前

策

漢封廣陵王策武帝元狩六年

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迺惠迺順母侗好逸母邇宵人惟法惟則書

江都縣志

卷十八藝文志

一

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詔勅

漢順帝追褒廣陵太守張綱詔

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未升顯爵不幸早卒朕甚愍焉

唐憲宗條貫江淮銅鉛勅

錢貴物賤傷農害工權其輕重須有通變比者銅無禁鼓鑄有妨其江淮諸州府收市銅鉛等先已令諸道

知院官勾當緣令初下未盡頒行宜委諸道觀察等使與知院官切共勾當事畢日仍委鹽鐵使據所得數煩會聞奏

李鄴平章事制

憲宗元和十二年十月

弼成庶政必屬於長才經制四方是資於碩望况參酌理本燮和化源苟非傑賢孰允斯任爰立爾德將諧具瞻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江夏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李鄴性惟直方器本弘固冲敏可以成務通明可以質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二

疑懷匡主之忠規蘊經邦之達略歷居雄鎮累服大僚臺閣藩方動流成式資爲重望綽有餘才必能翼宣鴻猷導迎和祉是用徵拜陟於黃樞竭爾評謨司我號令法期畫一俗俾康寧寅亮度工屬在良輔爾其勤思至道以洽太和戒之敬之往踐厥職可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

王播平章事制

憲宗元和

宰相之制所以撫鎮國家出納王命弼亮刑政燮理陰陽爲一人之股肱注四方之耳目僕射之職在於參贊萬務統率六宮師長百寮總臨臺寺冠中朝之碩望爲

多士之具瞻其有久司利權累分閫寄位重邦教任隆
臺堦爰因入覲之榮再賜登庸之命俾升鼎鉉用輟旌
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臨
海縣牧等使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
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王播知識精深機神敏
達長才適於通變雅量得於寬明亟登將壇仍佩相印
休聲早振於全蜀成績近著於維揚山澤之貨無遺輸
轉之資相繼用佐經費克彰忠勞朕獲守宗祧君臨億
兆尙賴匡救底於輯寧於戲爾有嘉謨我求懿德將期
納誨以及交修冀霖雨之濡能普施於四海舟楫之利
無專美於一方寵以端揆之榮仍茲權筦之重往踐乃
位汝其欽哉可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
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散官勲封如故

宋幸揚州詔

太祖建隆元年

朕以叛臣負國克黨嬰城勞將帥以征行救生靈之塗
炭重念蒙犯霜露跋涉山川將親示於撫巡須暫離於
京闕朕取今月內幸揚州凡所供須務令省約方期靜
亂無至勞人餘依征澤潞詔書從事

寬卹揚州詔

建隆元年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三

王者伐罪弔民戡難既清於氛褻班師振旅推恩宜及於幽明朕親御六軍已平孤壘念丁民之力役冒矢石以捐軀或軍民曾被於脅從或部曲尙懷於反側俾遂來蘇之望爰行在宥之恩應揚州城下役夫內有死於矢石者人給絹三疋仍復其家三年長吏倍加安撫屍骸暴露者仍令使臣收瘞城內軍人及李重進元隨軍家口骨肉並無犯罪逃亡者聽於所在首身押來赴闕

罷揚州貢獻勅

英宗治平四年

詔諸州貢物有一郡而歲三四至耗蠹民力莫不由斯令罷之揚州歲貢新茶一銀合藏薑五十罐亦罷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四

賜知揚州蘇軾停征淮浙逋欠勅

哲宗元祐七年

詔淮浙逋欠最多累歲灾荒人民流移相屬今淮南始得一麥淮西未保收成應淮南東西路諸般逋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得與權住催理一年已有寬限者卽依元降指揮

罷揚州等處土貢勅

高宗建炎三年

應天下土貢如金銀匹帛以供宗廟祭享之費用以贍內外官兵之請給不可闕者合依格起發外其餘土貢若揚州照子之類一切罷貢

表

舉才表

鎮廣陵時上

宋 劉義恭

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驛騶驂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資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巫情仄陋幽谷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遠思業貞純砥節圻園息賔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 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竝局力允濟忠諒欵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五

寧民續章危棘前者經畧伊瀝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坵勲勇既昭心事兼竭雖蒙褒敘未盡才宜竝可授以邊藩展其志力交阯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莅惟艱南中負遠風謠迥隔蠻僚狡竊邊氓荼炭實須練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退懼瞽言無足甄獎

揚州謝上表

宋 韓琦 穉圭安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資政殿學士知揚州事已於四

月五日到任訖臣繆參樞筦無補盛明人言已騰君量猶恕秘殿之資甚寵廣陵之寄絕優過爾被恩得無懷媿中謝伏念臣朴忠守道天賦難移孤直任眞聖知有素常以親逢亨運早廁清塗不宜因循以負驅策屢膺煩劇之任偶逃罷軟之譏自元昊僭狂西垂震動乃承人乏薦領帥權雖無成功實盡死節不意曲矜久次擢忝近司固讓莫諧竭愚思效凡陳鄙議皆出至誠慮邊計則冒朋黨之疑斷國論則耻依阿之說會儉人之肆忿窺時事以興誣爰從親葬之還獲視篋書之謗旣詳矯妄因得指陳願付宰樞示於臺諫閱茲虛罔之狀卽

驗中傷之情臣自以叨備臣隣乃來詆訾不可更塵重任有玷公朝尋伏私居乞行顯罷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察無他過尙錄舊勤深惟進退之間必存堂陛之體俾兼美職出守便藩舟楫安流浹旬受署重念朝廷求治疆鄙僅寧臣內不能協贊籌帷精講治平之策外不能周旋塞壘力營預備之謀而乃宴處名城坐尸厚俸庇親自足臨政少憂於臣身則粗安在臣治則未報敢不導宣寬詔慰撫編氓米鹽之務必親獄市之繁無擾士師當黜固枉道以弗爲卽墨免烹諒毀人之終辨誓稟不渝之操仰酬惟睿之仁

奏疏

陳事書

漢 劉 瑜 季節
廣 陵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蔭被蒙復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荅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蔭嗣繼體傳爵或乞子踈屬或買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七

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幃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營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其道則水旱爲并詩有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况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畧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况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竒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

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
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
黨官輒興兵誅伐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
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見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
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
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賔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
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
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
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
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八

臣恫恫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懼悸

請立學校疏

晉戴

邈

望之
廣陵

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
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
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
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
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
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
與不勵故也今未進後生目不睹揖讓升降之儀耳不
聞鐘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

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
之俊義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
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
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
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
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
猶火之消膏而莫知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
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
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倡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
夫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實在感之而已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九

上晉武帝疏

錄二條

劉

頌

廣陵

天下至大萬事至衆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人之化
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
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
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
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
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
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畧於考終故羣吏輕飾
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

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 敗之徵
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
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畧也臣竊惟陛
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
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
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
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
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
政如此則勝在者漸多經年少以卽羣司徧得其人矣
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

下不專事居官不以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
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
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
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則
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
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
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於今
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
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凡列執事丞相都總今
尙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今

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尙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尙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

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惟實法吏惟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畧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全人

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夫大奸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強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

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夸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所犯輕重甚殊受責不同而名不異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敝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救李邕疏

唐 孔 璋

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殞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士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

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徃者折
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卽邕有
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調患家無私聚今
坐賊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
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
不歎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
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
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與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
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
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
亦能助陛下令能之慈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十三

請夫戍邊自贖表

溫

氏

李邕妻

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讐不容於衆邪佞切齒諸儒側目
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戀聞者傷懷屬
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
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
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諺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
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
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指爲姦賊於時匭使朝堂守

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爲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效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

議弛鹽禁疏畧

宋 范仲淹 蘇州 希交

鹽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旣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爲今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先也

論救賑江淮饑民劄子

歐陽修 廬陵 永叔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十四

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饑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病死鷄犬不存之處九農失業民庶嗷嗷然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愛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且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戶不安生業倫賊殄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又加近年以來省屢令南方斂率錢貫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

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饑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爲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宜速加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乞免追理揚州積欠疏畧

蘇

軾

子瞻
眉山

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欠所壓臣檢察本州積欠一曰敗闕場務二曰元祐二年大赦已前欠負蠶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十五

鹽和買青苗錢物三曰買撲場務少欠課利估納抵產入官四曰元祐元年登極赦書見欠丁口鹽錢及博絹米和預買絹等五曰欠市易錢六曰諸色欠負並乞依元祐赦住催理內人戶拖欠兩稅非災傷倚閣者亦分二年作四料送納未足而遇災傷者亦許住理六月

乞令揚州稅務免收糧綱稅錢奏畧

本州糧綱稅錢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六州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攔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邀難乞取十倍於 逐至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貨物委令

擔載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是金部與轉運司違例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今若依編勅施行不惟綱米可免欠折而商賈益集於京師回路物貨無由復入空綱攬載所獲商稅必倍矣

辯倉法劄子

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卽位首寬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祿爲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而爲

治也自有刑罰已來皆稱罪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而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爲臣子皆當爲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爲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爲治也耶今者又令眞揚楚泗轉般倉糾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強明發

運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情便行倉法
臣所未喻也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勅不過歲捐
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而能六百萬石上
供斛斛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數千牽駕兵士
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
以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
政不樂臣以疎外輒議已行之政必須却送戶部或却
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無行理臣材術短淺老
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死之間時
進瞽言但可以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
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卽乞將此劄子留中省
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爲妄卽乞并此劄子
降出議臣之罪取進止

乞罷揚州貢薑奏畧

李爲及幾
鄭州

揚州進貢第二限糟薑赴六尚貢奉庫今六尚局已廢
所進非祖宗朝貢額乞止絕諸路如有似此果木口味
之類非祖宗原額乞降指揮更不起發

請展免上供米麥等錢及放免二稅奏

鼂公武

本路節次承准指揮將人戶稅賦已展免其合發王供

諸色窠名等錢斛亦蒙朝廷節次全行放免至乾道六年分上供錢縣進奉天申節銀大豐銀絹等并經總制等窠名錢承降旨揮以三分爲率起發存留二分應付本州衮同係省支遣其餘銀物斛斗隨稅色放免所有乾道七年分合發前項上供諸色窠名錢物斛斗若是全行起發委是椿辦不前兼管屬江都泰興人戶今年所種稻麥各是蟲傷旱澇及遭疫死耕牛稍多若自乾道七年夏料爲頭起理人戶二稅委是難以輸納竊恐未稱朝廷寬卹之意望許令本州且依遞年體例將合發上件錢進奉聖節銀等上貢物色坊場等錢以三分爲率蠲免二分仍舊起發一分外其餘合發年額上供米麥等錢乞賜全令展免應付本州衮同係省支遣及二稅亦乞放免三二年庶幾少寬民力使荒殘州郡少可支吾

論車駕不可久駐維揚疏畧

張

浚

德遠
綿竹

近日軍民論議紛然彼得借口爲說者蓋二帝遠在沙漠而陛下乃與六宮端居於此何怪人之竊議願明降睿旨以車駕不爲久駐維揚之計曉諭軍民仍乞朝廷先措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

遠圖

議復眞州瓜洲海陵北神等壩奏畧

向子諲 伯恭
臨江

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插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起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奏權滓朝夕經由或啟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插自洪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於眞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十九

諸 不爲瓜洲眞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
權 滿浦插復朝宗插則上下無壅矣

復修揚州境內水利奏畧

明王 恕 宗貫
三原

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進別無源泉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身雖與湖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面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至淺澁不可行舟若將河身比湖面濬深三尺則雖乾旱亦不阻行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除深濶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尙有二百餘里約里萬餘工每人 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

石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甃砌隄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漂溺錢糧人命不可勝紀况前項隄岸之外地勢頗再濬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爲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插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於外隄造淺水插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可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一萬三千餘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隄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三萬餘束造減水插并造通水橋洞約用磚石椿木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

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四州縣二千戶所當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艤客引商鹽裝至儀徵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撈加以天寒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價迥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遣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蒲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濶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

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
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攔
水插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存近年以來止是打築土壩
攔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 若每塘修造板插一座
減水插二座潦則減水不至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
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插四座減水插八座
除舊有磚石外約用磚石椿木等料價值并匠作工價
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夫不必勞民動衆
臣雖嘗詢之於衆咸以謂若將此三件河道依前整理
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二十一

窮之利

請革鳳米收兌之弊疏

國朝

李宗孔

書雲
江都

題爲敬陳鳳米收兌之弊實爲兵民大害請乞亟行改
革以免兵民交困事^臣查江南廬鳳淮揚四府州縣有
鳳米一項設立戶部徵收原故明時爲守鳳陽陵寢之
兵而設也我

朝龍興守陵之兵久已裁汰其鳳米改作兵米自應各府
兵丁就便領放乃鳳陽留守衛運軍行月二糧仍照舊
設立監督司官駐劄鳳陽徵收其他府州縣徵解鳳米
^臣不具論如江都縣每年額徵鳳米五千餘石解鳳倉

二千一百三十八石解淮倉二千八百餘石其支給揚營狼山各營官兵之米俱在此內鳳陽距江都陸路五百里而遙水路由洪澤太湖將及千里解米負役無論有湖河風濤之險而每鳳米一石則水脚銀四錢六分耗米加二是鳳米一項歲費民力千有餘金不止其解淮倉米每石水脚銀二錢四分耗米加一淮安距江都水路三百里而遙是淮米一項歲費民亦千金不止此皆僱船僱夫交兌使費而催米驗米守候批廻之費尚不計焉及支給兵米如狼山營距淮安則八百餘里距鳳陽則八九百里官兵領米又費往來脚費盤費領米一石實惠不得五斗是此項鳳米竭民之力領之兩倉民多解米之費兵有領米之苦兵民交困江都一縣如此其他府州縣可知矣向來議格而不行者以上下衙門戀戀於陋規使費而不能舍也今幸

皇上簡用總漕弊絕風清正在此時伏乞

皇上勅下總漕從長計算合無將揚屬鳳米儘兌揚州各營就近官兵淮安鳳米儘兌淮安各營就近官兵廬州亦然其鳳屬鳳米儘給運軍行月二糧其四府之米儘兌官兵運軍外所餘之米亦無幾矣應改折色或兌本處兵餉或解藩庫支銷如此則地方民無煩費兵得實米

夙弊永革咸頌

皇無既矣抑臣更有請者徐德臨各倉其間軍民交困臣

之所聞亦多類此并

勅督漕撫諸臣悉心釐正所關非淺也

請復行薦舉疏

題爲薦舉必不可停事竊惟

朝廷之大政莫過於用人用人之道不外乎賞罰薦舉者
賞也糾叅者罰也賞罰均平而治道成此歷代相沿之
成規

世祖皇帝臨馭中外一十八載及我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一二十三

皇上登極以來未之有改因康熙元年奉有停止京察大計
行考滿之

上諭臺臣張吉午條陳以見行考滿之法辦事一二等稱職
者卽係薦舉本屬一事此外又有薦舉未免多立名色
故部院議將薦舉之例槩行停止彼時薦舉雖停而考
滿一二等之法具在內外大小衙門仍照一體以擢用
賢能後因康熙四年原任御史季振宜請罷考滿之議
行以致考滿一二等之例既經停止而薦舉之法因循
未復督撫止得以行其糾叅

朝廷用人大典於是有罰而無賞有懲而無勸矣而不知

事有斷斷不可者^臣 謹約畧其流弊有八爲

皇上陳之失人情不爲名則爲利縱政比龔黃若無表揚不若於身家爲得計短廉潔之氣長貪婪之風不可一也又舊例外官陞轉以有薦者先陞其督撫薦舉不當部院得而議之科道得而糾之今漫無可否如前自知州陞戶部員外朱國棟其人甚庸不堪皆得挨俸陞轉督撫得以卸責不可二也爵祿所以待英才挨序較俸賢愚混進人人望陞以致內外仕途日見壅滯不可三也又薦舉之法行各官應較俸者可屈指而數今陞一官而槩查數百官之俸舍簡而就繁滋吏胥之弊不可四也吏部原爲進退人才衙門如止序俸則按册布算優爲之矣所稱銓衡銓鑒何在哉不可五也夫今日之章奏卽垂後日之史冊自康熙四年以來見之章奏者止有貪酷不肖之官而並不聞清廉稱職之官近不足風動下僚遠無以昭示來茲不可六也緝獲逃人不論俸滿卽陞以其能也不過近京一二省而已其遠省逃人少者遂不得沾超陞之恩典陞遷偏枯政令不公普於天下不可七也完舊欠二萬以上者超擢催科有效矣迺愛養百姓者槩置不問撫字無靈何以申明

朝廷之德意不可八也臣前待罪臺班曾具有既停外官
考滿宜嚴督撫舉核一疏頃遵

諭陳言諸臣亦多言及於此廼部議仍執臺臣張吉午薦
舉宜停之前疏不復置議吉午條議之本具在可覆而
閱也彼時無考滿一二等者彼肯云停薦舉乎部院之
覆疏亦具在彼時無考滿一二等之法誰復准其所議
乎前者考滿一二等所以代薦舉者也夫初囚停止京
察大計而行考滿繼因考滿而罷薦舉今京察大計既
皆復舊考滿一二等又經停止則薦舉之法亦宜復舊
此一定之理也夫部議之不復薦舉者不過慮有鑽營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二十五

賄囑情弊耳臣謂薦舉之當否視乎督撫之賢不肖其
督撫之賢者所薦舉自然皆賢自無賄囑情弊督撫雖
係不肖其薦舉亦必慎重不肯以大不堪之人貽自己
事後之累今薦舉無例而叅劾有權免叅一項鑽營賄
囑無所不至甚於薦舉若薦舉之法不復是使督撫之
不肖者得以免叅喝詐挾下吏之金錢而督撫之賢者
不得以薦舉循良昭勸揚之盛典切以爲未便也伏乞
勅部詳加酌議查照舊例舉行毋使勞吏從前功績一筆
抹殺仍令督撫有舉有劾表揚廉吏銓法清而官方肅
端在乎此夫唐用裴光庭爲吏部無問能否限年躡

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才俊之士無不怨嗟載之
史書昭然可鑒聖人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又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治天下而外聖人之法另立法程
臣不知其可也

請清釐關蠹疏

鄭爲光

梅中
江都

題爲直陳關蠹之害事近奉

上諭各部關差俱議裁併仰見

皇上恤商至意但不清釐關蠹之弊而徒停止差遣之官無
益也臣查商賈過關納稅原有定例凡民間米麥柴草
日用土產不得起稅欽奉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一二十六

嚴旨已久今各關書吏有投單掛號直曰小票等名色其缺
雖奉裁仍有頂首皆係各府州縣積蠹營充其中坐收
常例數倍公帑至於攢典之設更爲可異前戶部有援
納事例不過納銀十五兩本地光棍坐名納某地攢典
任意擇肥初無定數有一處而數攢典候缺朋居爲害
盤踞鄉鎮隘口幫帶多人以稽查鈔稅爲名雖已稅之
船不妨抽分船不過關勒令納稅本地食米魚蝦柴草
無不違禁私徵甚至陸路往來乘驢挑擔之人橫索恣
取稍不遂意誣以漏稅小致喪本大致傾家是以
屏跡民不聊生他不具論臣於去年八月從水路

候補親見淮安三關之外又有白洋河宿遷夏鎮等處皆有戶部工部抽稅黃旗委官設立公座大小船隻少則數錢多則數兩無一免者又如揚州鈔關一線運河至邵伯鎮不過四十里其間揚子橋西門北來寺芒稻河仙女廟邵伯鎮每處皆有攢典設立公座爪牙多人私徵橫取有一年而起貲千餘金者則是四十里之內添設數關矣仍有各鄉鎮設立攢典查稅等害不一而足_臣思關差奉裁各蠹必仍戀歸併衙門科斂手滑害商如故伏乞

皇上勅部酌議關差既併關蠹宜清其各關一切書吏攢典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一二十七

等役盡行裁革不許復入歸併衙門况所併之處自有衙役不過供書寫奔走母煩羣蠹又攘臂而側足以滋商害仰負我

皇上恤商之至意也

請禁額外賦稅疏

許承宣

力臣
江都

題爲請禁賦外之賦差外之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以蘇民困以拯商病事竊惟天下之大無踰四民民之雋秀者爲士士僅處什之一耳而農與商賈則大半天下農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差商賈有貨則設關以稽之設稅以斂之此自古以來之常法聖王所不廢也而今

日之農不苦於賦而苦於賦外之賦不苦於差而苦於差外之差何謂賦外之賦卽如江南揚州府屬

國家正賦每畝二錢四分五釐零田有高下約數畝折一畝每畝納銀不過四五分其取之民者固有定例矣今也不然船廠砲廠須用鐵則賦築河堤須用夯木則賦決口捲埽須用稻草則賦下椿須用柳則賦絮埽須用白蔴則賦夫民以其土之所有爲上用猶易辦耳若採鐵於不出鐵之鄉責蔴於不產蔴之地旱暵草枯水澇木壞徒肆苛索祇費縉錢或倍價以相鬻或乾折以倖免歲凡數供追呼不應此苦於賦外之賦也何謂差外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二十八

之差

國家賦役全書定爲經制是賦之中已兼有役今臣見楊州府江都縣每歲一里貼淺夫工食銀二十四兩則田已役其二矣頃河流清決復按畝起夫則田已役其三矣挑河夫之外又有幫工夫則田已役其四矣四役之不已而又有所謂莊差莊差者取之耕田之窮農也農夫代人出力以耕田其所耕之田卽里地起差之田也在里地起差者此田今起莊差者亦此田卽令田係農夫所自有而田亦在里地起差之內若更加以莊差不一田而二差也哉自莊差之名一設則有供土船之

有供籬土土基之害有供車輛之害賣妻鬻女尙不足以應其求剝髓捉筋惟恐不獲終其役嗟此疲勞苦瘁之民卽我

皇上捐賑啜哺之民也差一及身進無以邀廩餼退不能就粥糜有轉死溝壑已耳此苦於差外之差也今日之商賈不苦於關而苦於關外之關不苦於稅而苦於稅外之稅何謂關外之關

國家設關通天下凡十三處皆相隔三四百里然後有一關所以明禁網疎闊不欲多爲之制以妨商旅也又定例船不抵關貨不抽稅料亦如之自有攢典之設而各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二十九

踞口隘橫行村落處處皆關則處處有稅與料矣順治十八年臺臣鄭爲光具疏極陳攢典之害奉

旨裁革然攢典之名去而攢典之實猶存監督諸臣借查稅名色私用家人及書役散布各方重抽稅料夫果在通江濱海之處扼守隘口猶可也已非

朝廷務存寬大不尙煩苛之意况近數十里間又無旁港支河而可多設私人以滋擾害乎卽如揚有揚關淮有淮關其中一線漕堤有何滲漏而於邵伯一鎮必又加攔阻夫邵伯乃商賈卸載之地自南而北者揚關稅之自北而南者淮關稅之已稅之貨已稅之船則可聽其

所之矣而所以攔阻者將禁其不入內地乎將令其聚一隅而不散而之州縣乎無非留難指索重重剝徵是咫尺不百里之關而再稅也近聞滸墅關於無錫地方亦私立老人關置設水柵攔截河干又用兩櫓快船遍歷鄉村晝夜巡邏遇物索詐稍不遂意捏指漏稅報官其他睹聞所不及者何可殫述商賈舉足罹網移步觸禁莫施徵貴徵賤之智徒厪左顧右顧之憂風雨停楫而傷心衣囊質錢以輸稅此苦於關外之關也何謂稅外之稅

國家立關有稅貨之關有抽料之關大小各有定制輕重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三十

悉載成書順治二年奉

旨凡民間米麥稅課槩行禁革今則農船小艇一米一豆莫不徵稅甚至鄉民驢背肩挑不免悉索又有貨本無多而所稅之數反過其本數倍至願棄其貨以逃而不可得此甚可憫也若船料各關不同如揚州關滿料不過二兩六錢七分滸墅關滿料不過十兩五錢今正數一倍納至四五倍而於正數之外又名曰加倉一倉至十倉聽其增益莫敢誰何夫船料則固有經制矣加倉之說何自來也且既稅船則不稅貨而又有落地之稅有寄鈔之稅是兼船與貨而兩稅之此苦于稅外之稅也

伏讀康熙十八年十二月

恩詔一欵各處關差將不應納稅之物額外橫徵差役四出
把守關隘擾害商民者該部嚴行察禁一有發覺從重
治罪仰見

聖慮淵微無遐不矚又屢經部議凡濫派小民錢糧差徭俱
有處分卽督撫亦曾行文申飭不啻再三而積習難破
病竇日深若非

天語重申何能諸弊悉革伏乞

勅下督撫嚴飭各府州縣及各關監督務使賦外之賦差外
之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槩行禁止勒石立碑於通衢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三十一

縱不能盡繩已往猶可永戒將來庶農民無困弊之憂
商旅有貿易之便矣

請立分項之法以興人才疏

鄭爲旭

方旦
江都

爲選法之壅滯已甚進士之補授無期請立分項之法
以興人才事竊惟銓衡之政以天下之人才任

國家之事務所當使之茅茹登進不致有淹遲之嘆者也
自題補之例行在部候選之人不得補授而謬法壅矣
及捐納之例開正途循次之人不得補授而選法又壅
矣今應選知縣之進士舉人教習等項已積至一千餘
人而進士科分在後者又壓於舉人貢生捐納等之

後雖名登部籍而選用無期淹滯亦已甚也伏思
朝廷開科取士棘闈之典何等隆重歷經考試掄選而始
得成進士其取之既極其慎重而用之豈宜等於尋常
在舉人一項固同係科目出身但進士又係舉人內選
取之人較有差別至於別項尤不可同論今科分在後
之進士反未得與舉人貢生及捐納之人同沾一命之
榮將從前旁求慎選之意不幾徒然乎且天下之人才
惟在及鋒而用之若此甲科選取之人砥礪濯磨亦既
有年而未得早膺民社之寄將才猷莫展而志氣漸衰
良可惜也我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三十一

皇上孜孜圖治加意用人宏才碩彥應運而起振興淹抑莫
此爲急臣請嗣後大選知縣於應選之內另立分項之
法將進士爲一項舉人貢生教習等應選之人爲一項
於應得之缺接算均分選授俾進士一項不致屈抑於
各途之後然後釋褐筮仕之人頗有疏通之路而草茅
誦讀之士咸生踴躍之志矣

賦

江賦

晉

郭璞

景純
河東

咨五才之竝用實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
乎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迅

躋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
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岨峽流九
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網絡羣流商
擢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莽
灌二江而滂沛滂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
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
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嵒爲泉
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魄岷
而比嶠協靈通氣瀆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
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

岸萬丈壁立赧駁虎牙嶮豎以屹崿荆門闕竦而磐礴
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响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
薄迅復增澆涌湍疊躍砮巖鼓作滂濇舉灑灑灑灑灑
潰獲洩澗滴湟忽決瀦潤瀾淪漩濃滎潒漚漚灑灑灑
滅澣湏龍鱗結絡碧紗遺漉而往來巨石碑碣以前却
潛演之所汨湍奔溜之所磔錯厓隙爲之泐嶮碕嶺爲
之岳嶸幽澗積岨礧砢磬確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
澄澹汪洸瀟滉困泫泓沍洞滢渚鄰淵潏混澣灑渙流
映揚焞溟漭渺涵汗汗汨汨察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滃
渤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烟類胚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

天長波泱泱峻湍崔嵬盤渦谷轉凌濤山頽陽侯礮
以起洪瀾洸演而雲迴迺淪滾滾乍浥乍堆激如地
裂豁若天開觸曲厓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礮鼓唇窟以
漭渤乃溢湧而駕隈魚則江豚海豨叔鮪王鱸鰓鯨鱗
鮪鮫鯨鯨鯉或鹿脰象鼻或虎狀龍顏鱗甲錯錯煥爛
錦斑揚鬣掉尾噴浪飛颯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爆采
以晃淵或嚇鰓乎巖間介鯨乘濤以出鰲鯨順時而
往還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鵠魚牛虎蛟鉤蛇蝮螭鱗
蝟蝮鼃鼉龐王珧海月土肉石華三蠖蝦江鸚螺蛇蝸
璅蝓腹蟹水母目蝦紫虻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曜以
瑩珠石蚌應節而揚葩蝓蝓森衰以垂翹玄螭磈礫而
礫礫或泛漱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
鷓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頰螯舄躍而吐璣文魮磬
鳴以孕璆倏蟪拂翼而掣耀神蜈蝮蝮以沈遊駢馬騰
波以噓蹠水兕雷咆乎陽侯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
館於懸流電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糾縟組爭映紫
菜熒暉以叢被綠苔鬢髻乎研上石帆蒙籠以蓋嶼萍
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燭銀瑤珞璿瑰
水碧潛瑄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瀆或頽彩輕
或焯曜崖鄰林無不溽岸無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鵠

天鷄鷓鷯鷓陽鳥爰翔於以玄月千類萬聲自相喧
聒濯翮疏風鼓翅翻翮揮弄灑珠拊拂瀑沫集若霞布
散如雲豁產氄積羽往來勃碣檣杞積薄於潏涖協槿
森嶺而羅峯桃枝篔簹實繁有叢葭蒲雲蔓櫻以蘭紅
揚眊眊擢紫茸蔭潭隩被長江繁蔚芳離隱藹水松涯
灌芊蕖潛薈蔥龍鯨鯨踣於垠隄獺獺睽睽乎廕空
迅蛭臨虛以騁巧孤獾登危而雍容夔犴翹踣於夕陽
鴛雛弄翮乎山東因岐成渚觸澗開渠漱壑生浦區別
作湖磴之以潔瀼瀼之以尾閭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
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蓀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三十五

翹莖瀟灑濯穎散裏隨風猗萎與波潭沲流光潛映景
炎霞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漏朱滄
丹灤極望數百沆瀣晶滌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
達傍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碎其表
驪蚪繆其址梢雲剋其嶮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
矯冰夸倚浪以傲睨江妃舍嘖而矚眇撫凌波而鳧躍
吸翠霞而天矯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搦
棹涉人於是檣榜漂飛雲運舩舳相屬萬里連檣
沂洄沿流或漁或商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極窮東爾
乃緒雰裊於清旭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颺以增扇廣

而氣整徐而不颺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趙漲截河凌
波縱拖電往杳溟霽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倏忽
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以晞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於
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糞楫澗爲涔
夾淥羅笙箏灑連鋒罍罍比船或揮輪於懸磻或中瀨
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傲自足於一嘔
尋風波以窮年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
洿汜鼓之以朝夕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
之所化產傀竒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
魄播靈澗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及其譎變儻怳符祥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三十六

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
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
侯遯形乎大波竒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駭
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壯荆飛之擒蛟終成氣乎
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
漁父之櫂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鼉鼉感交甫之
喪珮愍神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保
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考川瀆而妙觀實莫著於

江河

揚州賦

宋

王

觀

通如

揚州古都會也枕江臂淮與益部號為天下
繁盛故古以來節鎮首稱揚益焉今夫廢
之跡與夫風土人物貢賦井邑之纖悉詳見
於傳記可得而考因摭類次第而賦之辭日

天鬻先生溺意藝文綿目窮年柅蹠蹕之短步鬱遐情
而不宣悵江淮之去來閒走陸而航川徒跋踳而奚補
寄絳色於頽顏涕故國之荒蕪尙氣跪之巘岼思抽毫
而弔歎傷日月之徂遷環中丈人推手而前曰子非無
文何爲嗇辭華於一言先生答曰去來於茲十歷春秋
或行役之不遑或疹疾之相嬰有所不暇丈人曰子今
請邑此邦古今之廢興人物之賢愚封域之遐邇土風
之纖微貢賦之所出心詳目熟益已周矣請子賦之吾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三十七

將觀焉先生因驅撥冗猥滌慮操觚放肆厥辭嗚呼歔
歔策駟驢以出遊兮欵近郊而驚春芳華冉冉以摧謝
兮俄汎然而點塵稅倦鞅於危岡兮俯樓欄而棲神哀
衰殘之戟目兮發古意之酸辛搜傳記之浩穰兮契口
耳之傳聞稽質乎地誌兮參諗乎乾文牽牛婺女流爲
揚州南攝乎鉅海之滸北壓乎長淮之流包有吳越首
建楚周保章辨之以星土之數職方分之以畜產之由
茲惟陶唐置牧十二揚居其中世濟以治夏因商襲九
州以異惟周封建各正其地季末解紐侯國爭利犬羊
用人孰作藩衛嬴秦咄嗟奄有神噐煨燼墳籍變亂古

制罷侯爲守郡縣始置昧形勢之孤弱薄恩親於子弟
下更晉漢南北分裂隋繼以興陳室復滅天下始一冠
履有別易州而郡法制未絕增置太守統以司隸有唐
開府刺史分蒞此牧守郡國先後變更而相異也環中
丈人復曰茲述其槩請道其詳先生曰然執筆而前惟
揚之先在周屬吳魯哀之年城茲邦溝遠通江淮見於
春秋後越滅吳角爲寇讐強楚東侵廣地自謀抵於泗
上雄視諸侯楚復奄滅是爲廣陵顧始皇之蜂豺覽天
下而并吞略長世之遠謀出須臾之經營郡始屬於九
江本立異於虛名偉項籍之姦雄置秦鹿兮相兵王英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三十八

布而開國俄劉邦之勃興革前人之故號易淮南之新
稱或江都之更創或廣陵兮相仍首皇子之啟封復沛
侯之繼承彼得失之奚計間叛逆之爲朋弔漢公之遂
巡亦異號於江平踵三國之紛紜作重鎮於魏邦疆幹
弱枝倚賢進良逮文帝之黃初幸故城兮臨江奮山川
之戎旅翦烟靄之麾幢志南渡兮已必卒冰舟兮莫航
目波濤兮稽天奪神明兮嘆傷實皇天之限隔豈人力
之能障浪賦詩於鞍馬因縱美於湯湯曰魏與吳名號
相因統縣有八屬徐而紛繫晉末之驅馳控三齊之要
津逮宋有邦州鎮是隆擇刺史以惟人俾撫柔於土風

講盛事於嚴秋之月觀巨濤於海陵之東俯江湄之壯
濶京口之穹崇歷齊梁陳之累朝卒更革離合之不
同一陳留而分郡一東廣而啟封復吳州而異稱示屏
衛於其中隋總管以名府顧舊名而是從眷煬帝之纂
圖詔修飾於離宮會殿脚兮揮楫揚錦帆兮翳空決東
幸而建都引千艘兮戲龍戮忠臣而杜口括寡婦以從
戎獻無尾之羔兮絕繼作遭春之語兮凶終鵠集黼帳
血腥劍鋒徹牀簀以空藏痛精誠之奚依指雷塘之漫
漫仰楓林之巍巍本馳情於一快反植禍於當時敕陳
稜兮留鎮擁大軍兮北歸眷天意之昌唐卒虬髯之見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三十九

幾叱咤暗鳴作興帝基承江淮之歸命更南兗以臨之
外增置於行臺內維持於本枝武德而還寓縣緝熙或
邗或揚陞號都督貞觀之間十道分牧景雲開元增廢
遄速採訪處置道路擊轂綿延永泰之末建新節度之
目敕親王而領使慶皇宗之敦睦副以長史權任戒獨
跨豪華於天下駢十里兮雲屋此州之因革名號之大
較也擾擾後先興亡可錄吳王濞之不臣非子建之就
戮淮南安之自殺而始惡彗星厲王長之憂死而民歌
春粟非貪地以害公卒三分而承續紀陟之譬護寒也
知險要之必爭諸葛之誅樂琳也表誣辭而自贖文欽

之叛也因曲赦以示恩曹丕之走也駭疑城之在目沈
慶之設強弩於高臺兮謹守備禦吳孫權置烽火於孤
山兮驗夫神速蔣濟諷三州之論袁術哀馮氏之辱李
子通之暫據杜伏威之驅逐彼公祐之何知運螳臂以
相觸力朱加而已喘息未伸而已促委雉堞於荆榛痛
黔黎之魚肉徐敬業之傳檄兮武后臨朝而慨嘆田神
功之提兵兮劉展就擒而顛覆陰奏伯和之罪兮少游
之凶狡外匱南方之力兮李錡之貪 唐控失御昭皇
蒙塵屬朱梁之侮國復黃巢之不 沸淮海之狂波漲
寰宇之妖氛迨吳僭王楊氏始振行密亟亡渥溥稱尊

兵弱地狹器卑識昏亦猶指尾閭而瀦去水卽虎穴而
寄蒸豚未有不亡者也夫然迭守迭攻代亡代存方東
都之啟國倏大齊之自君始焉懼神謀之或泄默然畫
爐灰而誑人咄嗟高駢跳吠狺狺叱海嶽以倒立噓風
雲兮晝昏忽埋金之行厭終故穉兮裹身呂用之之狂
妖畢師鐸之并吞孫儒厲言於庸賊秦彥伏劍於轅門
時雨降矣雖灌溉兮何益太陽昇矣顧小星兮徒云顯
德興周淮南克復樸燎原之凶燄起擢風之腐木赫赫
然我太祖之興也不取一毫不折一鏃何重進之跳梁
逆神鋒而自劔按丸天之成法斷巨鰲之左足捧祥日

以出海乘鳴鷄而御籙民適父母天薦福祿冠帶百蠻
兮蠢然集慕羶之衆蟻玉帛萬國兮浩然收朝宗之百
谷士歸民耕野無鬼哭括有幅員悉吾臣僕銷藩鎮之
僭謀亶皇明而外燭敕示守臣語吾約束掃戰爭之故
地變歌謠之善俗此州之聖愚興亡之明戒也長岡巖
嶙西馳東走凜劔外之危勢吞淮天之遠岫帶楚水之
縈盤瞰吳林之怪秀巨魚乘波偃然出壑長蛇吸烟翹
然引首高焉上摘於星辰廣焉環迷於宇宙四帳無所
兮失迷藏之樓萬點猶明兮餘放螢之囿乏擊毬之壯
女悲喪馬之龍廐帝子去久兮空文選之樓雨蘚朝生

兮侵蜀泉之飈風飄飄兮引竹西之歌吹雨纖纖兮發
貢芽之香茂塔栖霞靈兮軋空池九曲兮分溜杜子美思
東流而乘興朱長文目西山而懷舊風亭月觀攀室吹
臺屹萬歲之雕華對鍾山之崔嵬待玉鈎之初月銷舟
楹之大雷走十宮之狐狸鞠三陵之草萊魏水軍兮穿
巨池而分浦隋酺戲兮揭羽葆而橫街僊白尚存兮混
草莽之墟胥骸未朽兮感金玉之精植檜荒謝公之宅
掬淚傳秋浦之情筮山火以疑寺名之妖祥驚夢寐以
登峻臺之崢嶸望輿浦兮表瑞始乎范邈峙危城兮興
築本乎張嬰孫郎作徐塘而淹北道齊高分巨水而遏

艾陵此州之城邑山川樓觀之所在也所以庾闡縱麗
言於禦寇鮑照攄雅思於蕪城因獻賦以賜錢兮酬王
正之才聞宮聲而疑變兮見令言之明客謝井兮起盧
仝之意表薦士兮示蕭遙之能張祐著浪遊之跡杜牧
悲薄倖之名箴告執籌兮楊子雲之慷慨詩弔故宮兮
李義山之縱橫訪木蘭兮偉王相國之貴鍍金鞍兮陋
章孝標之輕子瑱據城而生叛逆之志嵇康鼓琴而識
禍亂之萌騎鶴謂昔人之妄露筋哀正女之誠大中紀
年兮獲官河之聖米韋生避地兮悲水調之遺聲此州
之古今賢哲之所褒稱而悲歎也揚揚水波人實躁勁

或土多篠簜之本或地宜楊柳之性厥田惟下天草惟
盛利焉金錫之爲美民焉男女之爲正馳騁社之湖兮
夜駭乎明珠之光怪汎揚子之心兮朝出乎寶鑑之精
瑩袍美蕃客布出鮫人半臂美錦土縠花紋烏節早香
虵粟連根蒟蒻斤笋蘆芽水芹海榴石楠松藻葵蕪菰
粉白芷松柘葛薑芡觜翻刺蒲劍飛鋸鶉鴨鸕雉狐貉
兔獐野不利穀畜不宜羊鱖鯉鮪鯢鮓鯉鱠龜鼈鼉
蜃蟹蛤蝸魴螺蚌螻蝻獾殼堅剛五都十郡千豪萬商
趨牀頭之冗會定萬貨之低昂天長甘泉蓮塘石梁積
冬雪之綏綏乘春霖之浪浪泥冰土陷輪摧馬傷張氏

記明於行殺李巡注釋於輕揚采得寶之歌兮韋堅進
官於常侍興壯埭之役兮謝安獲美於甘棠奇乎哉瓊
花吐英芍藥矜芳媚靈宇以敷秀覆修亭而舞香其潔
也御綠雲之玉妃其美也奔素月之僊粧其色也照時
春之藻景其馨也破眞室之罌香友姚黃於西洛奴玉
蕊於唐昌至於雜樂奇戲歌僮舞倡結荳蔻之春梢艤
珠簾之密航九橋連居善和名坊楊柳發孫生之句牡
丹爲李氏之光姓系之出其源章章劉馬鄭盛韓林車
張戴高槐游茅冷蕭王此風俗物產氏族之所出也兩
京而降五代以還人物之詳善惡可觀微至於棲巖遁

谷之士下至於羈臣寡婦之賢董子諫易王之驕志何
武寬戴聖之微愆吏民刻石頌馬稜而懷德祠祀祈福
祝張綱而致虔趙苞成三年之政徐璆謝上公之官劉
馥先一時之備出苦蓑而復壘陳登當東方之事合部
衆以安邊事大見委兮責溫恢之效以函致問兮尊劉
曄之言政治尤異三府薦臧旻之績鎮撫安靜郭謀言
滿寵之德張玄不逮子綱而雅有高行張遼至自海陵
而今猶血食竿融利財奉佛而忘督運之急孫景委
東歸而得見幾之力陳瑀懼袁術之集共周瑜識蔣
之說客陸伯言之先幾而知楊竺之終敗糜子仲之傾

財而資先主之軍食器中鬻茗而老姥不聞於增減帷
下燕客而桓溫耻崇於雕飾劉頌博識而見稱時人盛
彥異才而不應召辟華譚好學而取貴乎鄉里惠休復
姓而晚階乎仕籍開南門而必王兮恭陵胡爲乎反禍
實根本之所寄兮劉氏於焉而深惜荀伯玉夢稚兒之
語呂僧珍遇相師之識白虹貫城而義慶以之懇還十
年養士而季崇以之破敵老能馳射者傅永之好勇畏
如神明者蕭景之舉職方隋之時趙才裴矩之從幸其
止輦抗辭毅然而不佞志一朝兮已決言百車兮孰聽
指血染鞅兮徒爲乎宮女之留輿服羽儀兮徒爲乎何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四十四

稠之定李襲譽非特築句城以興利也復聚書而訓子
王志愔豈惟破凶猾以示信也先保民而爲政叅佐不
用明李鄴之失郡人紀德見姚崇之正倪若水因班公
而有登僊之慕陸鴻漸對季卿而別中濡之性南柯駭
淳于之夢沙堤發李榮之詠臧珍對世宗言卑濕之狀
田頽諫楊氏喻狂猛之心賈崇失律懼元宗而受責馮
謐削髮遇周師而見擒環中丈人曰子之博聞吾已詳
知子之凭高睨下或得於古或得於今人之所不能見
而知者試爲陳之先生怡然布席揖座觴三行而已醺
徐爲丈人言之引目迢迢邈不知其所極也撫心迴迴

恨不知其所至也倏隆倏平闕絕頽危勢相睽而不屬者此前日之廢城遺堞也斜分直出東西左右而名不質其孰謂者此前日之市朝街陌之故處也殘刻斷礎燒昏草沒而牛羊牧放之所憑陵而上下者此前王之離宮別殿也纍然而峙竒然而空穴狐鼠宅虺蜴及於人跡之所不及者此前賢昔帝之壞陵廢塚也前日之綺羅鼓吹之坊今日之耘童樵叟之歌場蔬圃也前日之官寺法度之所出今日之浴牛飲馬之斷溝荒塹也齊綠高陰局分而并列者此芟麻桑柘高下之畦隴也似出而沒若來而去非圖繪筆墨之所可形容而盡者

此荒烟野霧朝暮之氣候也茂林陰陰挂晴日也白鷺翩翩戲平池也遠水沄沄鱗魚舳也羣山亭亭帶長江也疏花綴草天天灼灼訴春情也修篁舞烟曳曳徐徐縈客愁也怒蛙沸雨怪禽嘲暮行商去賈千 萬檣南浮而北走者不能誰何其一二也是以思紛然而蕩越歛而不能相合言屑然而蹂冗就不能少功夫然景物之夥不爲丈人道也敢肆其所可道者丈人姑聽之因屏息整衣受揖而立端以俟命皇乎哉我太祖之有天下也進賢黜愚定羗服吳分茅裂土而啟十友之封銜璧輿櫬而赦諸王之誅萬里一統混同車書粵茲惟

揚古曰名都屏扞京師世倚賢儒唐季凋微羣雄角趨
寄人命於戈鋌委城雉於榛蕪誅殺蹂躪培削驅呼政
察察而不綱下嗷嗷而無餘一祖經營四聖扶持逮皇
上之興也天覆地容風養雨濡振歷世之衰殘造太平
於須臾四海九牧稱唐頌虞士樂膠庠商通有無工事
於器民安厥居老舞少歌其氣于于實惟神州東南奧
區併邑里而簡役廢軍壘以寬租江浙甌閩交廣湘湖
舳艫銜尾駢走津途蓋鑒前季之興亡建永世之規模
儲粟穀之千倉宿驍雄之萬夫擇將臣以嚴訓御之法
制尊牧守以絕鷹虎之侵漁淬蘭錡之戎械增堅金之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四十六

外郭崇中國之藩垣銷姦人之覬覦言未及既環中丈
人委杖出席拊髀雀躍失氣出口乃曰賦者古詩之流
古人所以通諷諫也今先生之言磊落崢嶸豈特詳一
州之事舉而措之足以彌縫帝袞龜鑑當世天鬻先生
跼蹐戰汗况不知其所如百拜以謝定色悉記將以俟
采詩者也

記

揚州廳壁題名記

宋

韓

琦

穉圭
安陽

揚九州之一地總淮海扼制吳會前代建府之重

爲剋故有唐藩鎮之盛唯揚益二州號天下繁侈其後

高駢政失致師鐸之變孫儒楊行密之徒以盜攻盜更相據奪郭邑殘燼遂爲戰衝本朝自李重進平必擇文武材臣以領州事民安惠養日以完復慶曆五年春三月某得罷樞筦忝被茲任視事之隙因念前之爲政者尙闕傳載非以謹官守而重朝寄也於是參考圖籍次以年月刻石於廳事之壁以示永久後之來者閱其官氏推訪治迹則善惡皆有所倣云慶曆七年三月日記

瓊花記

杜旂
金華

余從京公至揚州尋訪舊事知世所傳后土瓊花在今城東之蕃釐觀遂往謁之故瓊花猶在然余聞紹興辛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四十七

巳之變金人入揚州已揭其本而去何復從得此種也觀壁間有諸公所記載直排世俗詭謂道士以聚八仙嗣其名聚八仙葉瓣香色皆不類余曾不見二花開時獨怪金人旣揭其本復從何而得此種也有道士鬚髯皓然言生於崇寧間今八十有六歲矣能敘花之本末余與對坐於花之亭西之上改容而問道士指花之根榦而言曰此某手所培護而至此者也指觀之大門而言曰此殿向之廬處也指所坐之亭曰此向之無雙亭處也花舊在無雙亭下當殿之西北自紹興之十五年向龍圖子固覩殿廬面勢狹小徙置轉後則花當殿之

西南更三十一年知郡事劉澤復命移花於殿之前卽
今之花處是歲八月之十五也初二十四年時植花之
東南離三四尺許條起一根枝葉日茂其下大徑寸至
是皆併移之不敢易也十一月金兵渡江趣揚州直入
觀揭花本去其小者剪而誅之於是某方避亂奔走亦
初不知敵旣退某於十二戶來舊地是時訓練官卒率
領兵馬依觀屯寨其軍人接某曰觀主至耶瓊花已壞
敵手旁有一小根微見地面可識認非其種否某心知
之謂難以口舌定惟吉以瓊花若剔其根枝投之火則
干鼻試之果然軍人皆喜歡某旣默禱后土移植無花

處日往護之越明年二月旣望夜中天大雷雨某朝起
視蚯蚓布地皆滿往听植根旁則勃然三蘖從根出矣
自是遂條達不已至於今三十年之久見婆娑偃蓋常
不忘斷根時也道士旣言余爲竦然曰盛衰感應之理
豈可不知其故哉夫他日不生小根而條於二十四年
者兆見也歷且八年以養穉也離之三四尺許者不併
揭也剪而復萌者終盛也天大雷雨蚯蚓布地而三蘖
勃興者蚯蚓伏深壤陽氣驟促之則動與植俱也以人
事言之不知趙孤漢曾孫之不亡何以異是自微而存
存而有力扶植成就以至後日則程嬰丙吉之功道士

宜獲報今之享上壽倘有相之者耶余恐道士老且死
後來者無以知今花本末而疑不解故序其言而書之
其間歲月事故叅錯煩委有可附見者悉不敢略以知
其不誣若其地靈異甚多則未暇及也道士姓唐名太
寧余貫金華杜游紹熙二年六月記

揚州重修城壕記

崔與之正子增城

守揚州登城臨眺形勢謂濠河湮陬褻裳可涉守禦非
宜乃度遠近準高下程廣狹量深淺爲圖請於朝許之
河面濶十有六丈底殺其半深五分廣之一環繞三千
五百四十一丈壕外餘三丈護以旱溝又外三丈封積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四十九

土以限淋淤又廣地七丈以受土使與危堞不相陵復
作業城五門爲月河總百十七丈而南爲裏河又八十
七丈西北曰堡城寨周九里十六步相去餘二里屬以
夾城如蜂腰地所守左右尤淺隘浚之槩如州城壕計
七百三十一丈且甃女牆以壯其勢外壕旣深水勢趨
下市河涸不可舟有警芻餉難爲力又加深廣造輿梁
五經始於八年八月訖於九年九月工一百一十五萬
四百二十五費朝家緡錢三十四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米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七州家激犒爲緡錢五萬一
千六百節縮有道勸懲有章公私不以爲病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明邱濬

深州

自黃帝正名百物以後有一物必有一名然物有時而盡惟名則不恃形以生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所以然者有聲音文字以寓之蓋聲音文字根於心出於口而具於點畫之間著於簡冊刻於金石者百世猶一日也自唐以來始有題名記盛於宋而極於本朝故事凡登進士第刻其名於石列於太學而天下郡縣士有登甲科者亦列其名於學宮焉江都揚州附郭邑自昔稱揚一益二天下州郡之盛揚州爲最揚州屬邑江都爲最是以人才之生江之北淮之南者以是邑爲稱首雖然士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五十

生民中猶人生物中也天地間物生多矣然一物有一名名同而物無不同者惟人之生同一形體也而人之名則人人殊一人有一名千萬其人則千萬其名以至於億兆皆然自有此邑以來人生其間者何止億兆之億兆而名存於世也萬不一二焉漢以前不暇論也自唐以後揚州戶口見於史者在唐戶七萬七千一百五口四十六萬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曹憲王紹宗李邕李鄴及鄴之孫礮僅五人焉在宋戶五萬六千八十十萬七千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孫洙呂溱輩十數人焉而止彼生而具人形書于版籍登於天

人人有一名也人呼之而已應之久而至六七十年遽已與草木同漸盡矣而唐宋此數十人者夫何朝代數更而其名姓恒若生哉託之聲音文字之間然也然其所以得託於聲音文字間而有以爲不朽之傳者是豈無其故歟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物者所以壽其名於不朽之具也江都縣學自洪武乙丑間進士科以來登名黃甲者徃徃有之然未有爲之題名者今知縣事會稽董君豫以名進士來尹於茲謂爲政以人才爲先治民以法不若以教報國以身不若以人思所以作興其人才俾其知所以奮發出而爲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五十一

國家之用視事未久卽白於巡撫都憲張公督學御史君太守楊君命工礲石題前進士之名以爲後進士之勸乃走書京師以記來請予故學穆叔之言俾勒諸貞石以示江都之士雖然德也功也言也實之謂也能立之則名在焉有其實斯有其名徙有其名而無其實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以其實實之無而徒名之有不若無之爲愈也無實之名非惟人不吾堪造物者亦將不吾堪矣可不畏哉可不勉哉

兩淮鹽司三門記

李銳

之福

兩淮鹽司自唐以來代有之司治設於揚城東關南陬

或曰揚城昔廣司建厥中後改作而隔諸外或曰鹽場
有高下派場因部檄後先無容心焉先年齎部檄至者
雖夜亦叩關而投司設城表以便商也二者俱未可
知正德庚辰仲冬余承乏來官是司視篆之餘徧歷司
治而觀焉喟然歎曰天下之廣百司庶府無慮幾千百
凡有廩帑囷圉之寄者靡不環諸城內以備不虞鹽司
尤錢糧淵藪乃反是是猶珠玉委於道傍可乎哉幸越
辛巳壬午兩歲時和年豐民皆安堵無他虞嘉靖癸未
齊魯吳楚赤地數千里而淮揚兼以澇餓孳盈途人相
食漠不爲異余因思曰斯時斯地可高枕肆志乎顧司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五十二

外通衢東南北皆有隙地可作門以爲保障乃命工會
料規畫周悉具實請於巡撫長垣胡公巡按太原劉公
巡鹽石州張公皆許可於是構甃瓦木植聚羣匠而作
之值取囚楮之金力役居官舍之民門甃以甃上覆以
樓深廣各丈有三高倍之樓櫓相望宛若小城狀經始
於仲冬丁未落成於臘之庚子適有客過余相與登樓
而眺客曰偉哉此舉眞百年良圖詩謂未雨徹桑易謂
設險以守其無愧哉然物必有名子名是門維何余以
東南北名客曰此庸儒常談非所以表章也請名南曰
迎薰北曰拱極東曰賓陽余問其旨客曰昔者舜彈五

絃琴歌南風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子能礪爾操存平爾政事商而寬之竈而撫之海隅市廛無愁歎聲茲非迎薰之謂乎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子能殫爾心力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所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茲非拱極之謂乎傳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子居是官也凡渙汗之頒布天語之叮嚀洞洞屬屬奉行惟謹所謂天威不遠顏咫尺者茲非賔陽之謂乎是非特名門亦所以勗吾子也子能顧名思義身體而力行之後之繼子者接目警心奮發不怠鹽政其庶乎余揖而謝曰命之矣遂與舉觴酣飲而罷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五十三

因書以爲記

首蓿齋記

歐大任 徵伯
順德

嘉靖丙寅六月歐子赴江都學宮秋冬之隙始於廡之西葺理小齋讀書於其中齋後有園地皆礲确雜以瓦礫雨後盡種首蓿因題曰首蓿園客嘗滿齋中相與談堯舜周孔之道食盤半首蓿意蕭然適也乃亦以首蓿名齋諸生進而問曰先生奚樂於斯耶歐子曰余亦從心所樂爾夫心未始有物也及其障之若塵棼之若絲沉之若溺昏之若迷者競於利欲者也在昔先民土鼓汙尊元羹越席豈不澹然足哉五色旣章五聲旣五

味既齊詎知夫淫靡奢麗之由諸此遂不可隄防乎雲
委波蕩至於今極矣巧宦之士售尺寸之勞以奸爵祿
閭卷之子擁金帛之富以踰典章孰肯澹泊其心於以
居身而正性命哉夫齊國千乘或不可擬於首陽之餓
夫而監門執戟之吏豈奴隸於金張許史之門者耶余
幼習章句急於功名顛躋者累矣長而幸聞父師之教
惟恐失墜敢忘其顛躋之憂而競夫榮觀之望舍吾素
位之樂而汨吾澹泊之心于且希炎而慕赫者曲士之
趨也安心而俟命者哲人之守也祿可以養親苟有所
忝焉卽三牲五鼎不足以爲孝況沉酣於利欲以自奉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五十四

其身卑焉甚矣二三子曷不求余心之所樂耶諸生曰
願先生識之歐子唯唯因書其語於壁嗟夫斯苜蓿也
其殆委土之箴規斷罟之師保也哉是歲之十月望嶺
南歐大任記

重建瓜洲大觀樓記

國朝

王士徵

阮亭
新城

自荀中郎鎮京口登北固以望三山發縹緲凌雲之歎
聞其語想見其地而思褰裳濡足者多矣所謂凌雲亭
者在北固多景樓側地既偏隘又傾圯不治予常登而
歎惜之若瓜洲城南隅之大觀樓舊矣至順治十六年
海舟入犯燬於火康熙元年江郡丞劉君以江海多

事奉開府監司檄修治城堞增置樓櫓斥堠因慨然規樓舊址經營重創三月而畢役宏麗高明倍於疇昔既落成俾余記之竊嘗考諸傳記潤州當天下精兵處由金陵左顧則武昌九曲右顧則京口自漢末以來皆爲豪傑之所必爭兵家所謂如率然首尾相應天下有事各屯重兵相爲犄角而京口尤當南北縮轂襟江帶海號稱北府故守金陵必先京口譬籓籬之衛堂奧也揚潤相距不五十里片帆可達而瓜洲扼其衝隱然爲重鎮舊設操江都御史行臺又設江防分府而治近且開都督府增督鎮三營兵將屯守其地與京口都統大軍相望爲聲援故守京口必先瓜鎮譬手足之捍頭目也巳亥之歲海氛晝熾潤州不守瓜洲繼陷艤艦構艦之屬崇明孟河以至金陵皖口黃梅之間所在蜂屯揚帆往來如門庭然罔或一矢加遺者賴

王猷允塞督府協力師武臣用命旬月之間恢復京口瓜儀諸城餘孽宵遁江海復寧然猶廛

主上宵旰之憂赫然斯怒

特命重臣帥八旗禁旅星馳電掃以奠南服其所安全者固大而其爲震赫亦已多矣向使得如君數輩分布江南北修城堞治樓櫓嚴斥堠凡所爲綢繆陰雨者無或不

長江天塹寇能飛渡乎哉今海上無事江淮間號稱
小息而君猶殷然爲苞桑之慮又以其餘重建斯樓以
爲宴遊嘯咏之地其功德固足多而其風流尤足誌也
嗟乎當軍興旁午之際羽檄交馳雖有江山之勝風日
之佳遊觀眺聽之美賔佐僚屬相顧憂悒若不終日又
安能肆其心志而發舒於歌詩文章之間今者戰守備
具海波不揚余與君以暇目登斯樓也俯江流望南徐
北指廣陵西眺建康山川秀色如可攬擷五州之勢若
指諸掌不亦可樂而忘其憂乎余先成七言詩二章君
與監司杜公繼作各鐫諸石以紀歲月興廢之由杜公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五十六

諱濼丁亥進士山東濱州人君諱藻遼東蓋州人

序

江都集禮序

隋 潘

徽伯彥
吳郡

序曰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
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卽明其理龜文鳥跡
以後稍顯其事雖情隨簡易意存玉帛而夏造殷因可
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
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
璽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
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

門者霧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修枝條互起皇帝負
垂旒辨方正位纂勳華之曆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
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沾潤無思不歸東探不匱
之符西蠹羽陵之策鳴鑾太室偃伯靈臺樂修五常禮
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
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江楚允文
允武多材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
之材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世繼稷下之
絕軌弘泗上之雄風蹟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
於采標綠錯華垂冊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圍翰林

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
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蛙以爲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
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
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
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摠括油素躬披緇縹芟蕪刈
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
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
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后睢陽名藩誠
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鞬載旂用天子之禮樂
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韜之潁水副彼名山見刻石

之非工嗤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修
寧朔新書更追慙於往冊徽幸棲仁岳黍遊聖海謬承
恩獎敢敘該博之致云

送廣陵許戶曹充召募判官赴淮南序

唐 獨孤及 至之

冉駝不庭三年矣王師戒嚴將問罪荒服於是上將分
職慎選乃僚以許公有持斧舊名斷犀餘地故授以戎
政俾發卒於東夫三河之人豪全齋之人武荆吳之人
悍藉其餘勇可以盡敵信以致之繫公是賴然則諭王
命敦師律度程以料民徵騎以濟衆歌事以遣役輯謀
以定功在是行乎高天晚秋殺氣動地靡靡岐路悠悠
旆旌送離如之何賦小戎以爲好

送蔣員外奏事畢還揚州序

揚州牧趙國崔公使其部從事侍御史吳興蔣晁如京
師條奏官府之廢置歲月之要會其來也吳楚之衆君
子酒而詩之而薛水部并李司直翰雙爲之序以剋篇
首旣將命趙公拜左僕射蔣侯加尙書郎之位其還也
之子曰執書卷以言於朝曰始者與數賢別賴斯文故
常若在眼今幸而遷秩行車在門明旦離羣想今日之
會亦猶於此而思彼也非置書袖中人謂我何然後西

人之舊者皆賦韻道別而鄙夫和之詩大畧蓋美蔣侯
以才智任職有周爰咨諏之用而將事不墜專對不辱
能一其心以佐大府之政政靡小大唯公是謀謀之臧
歸於府不知我者則謂我專趙公所以有成璫坐嘯之
論而無慙示樂羊謗書之篋而不疑斯可謂之明矣今
也于歸膏曳兩綬然濁涇素滄春水始生秦原青青諸
草皆秀可其樂也而又別焉凡我同僚是以有瞻望不
及之歎故送遠之志悉形於文

揚州崔行軍水亭泛舟望月醺集賦詩序

言同者無約束而信心同者未謔浪而樂聲應情至則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五十九

不俟外獎况遺言之言造適之笑與盃中物池上月風
中絃五者合以貺余歡其可勝既乎於時衆君子棲公
翰林如翔鳥之得茂樹也至是登於仙舟泳彼新流掇
芳翫奇以永今日曰不足故用夜漏繼之羽觴未及數
覆銀河橫而金波上樂作神王百憂如失而絃繁管清
悲歡交乎其間則高歌爭進或道舊以泣酒酣意真樂
極感至故也當斯時視身後之竹書鼎銘猶稊米芻狗
也况細故乎二三子醉猶能賦且酌且詠余屬而和之
其詩云

明月借秋興流光在此池山公顧我厚醕酌稱未疲勿

謂嘉會易但憂離別隨飽君醉中德敢使私心移

饒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

白

太白成紀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况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苞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雄將啖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洪濤於奔鯨鱸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白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剋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劔揮駐曰之戈吟嘯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千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然五嶺之北盡餌於修蛇勢盤地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遐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使慨慷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雪樓船乘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烈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河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爲

地誌圖序

呂

溫

克光東平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六十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浸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其後生乃裂素爲方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誌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於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至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譯之所通五色相宜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畧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

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畧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窗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率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迹於區外又不可並舉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覩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

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
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恤民之艱覩
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則想桓文
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
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
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
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爲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
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開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爲
之歎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
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揚州集序

宋 秦 觀 少游 高郵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
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
缺之餘凡得古律詩選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
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旣入
震澤旣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
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
所謂揚州者西北極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
漢以來旣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
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

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常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由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合肥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袞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由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袞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卜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六十三

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不錄也既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考焉

揚州進士題名記序

代人

陳

造

唐卿
高郵

科舉取士肇於漢詳於唐我朝莫盛焉公卿大夫不由是而進歎如也世之於吏苟曰是本進士則逆以廉隅辦濟必之而東南之地連山大川拱揖後先建楚蜀而下東爲揚州其勢之磅礴氣之扶輿若盜驪駮耳驚驅長驚而忽踈足驤首徘徊顧慕而不去 其鬱蓄鍾孕

非奇傑哲艾無以當之開國至今揚之七宏材邃學政
術文章所謂奇傑哲艾不知其幾而科第所得爲多至
呂公羨王公昂李公易皆魁天下士盛矣哉南渡而來
士氣文風中圯而漸振雖消長污隆有不可得而齊然
其江山形勢磅礴而扶輿自若也而名世之儒復自巍
科與大政儲宅揆之望則士畏古卑今自重之弗果其
可哉某無似忝師帥之任撫俗育材其職也庀事二年
里閭似無愁歎而於學政尤未始敢忽茲荷上恩俾因
任以究已試或者學校科舉之間猶及拭目平日之盛
歟故取國初以來揚之士題慈恩之名者凡若干刻諸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六十四

樂石置於學官示予所以期諸生之意詩不云乎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觀者其庸忽諸

金谿吳侍御濬復河隍序

明張

憲

江都振卿

昔周公作洛必先相土以宅中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擇
其山水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爰作邑於二水之間蓋相
土雖九流之一亦聖人之所不廢故先王體國經野歷
代畫界分疆必擇水陸輻輳舟車四達之地以域民蓋
以民生日用宮室食貨陶冶木石之重力弗易致必資
舟車以任重致遠從古聖神開物成務竭心思之創
制舟車以爲安養民生之政此以沒世不忘者也廣陵

古揚州之域北距淮東距海南濱大江實惟留都股
夾輔要衝之郡兩京諸省官舟之所經東南朝覲貢道
之所入鹽舟之南邁漕米之北運謂之江淮都會信矣
古稱富庶揚一益二危樓九曲珠簾十里二十四橋風
月之景尤爲東南佳麗自古視今古弗一二輿圖風土
猶昔今若此夫豈乾坤氣運久漸澆者耶憲生也晚
然稔聞古老咸謂隋唐舊城北十里其稱繁華甲天
下者乃古城之域風水完聚而句城上下雷塘迤邐合
流脉絡通貫舟楫四達民殷物阜剋蓋東南而人才地
彥隨之今改築之城僅取其附近漕河直達之便殊弗

諳扶輿風水聚散之大勢水從東北而來復從東南而
去反弓外射而環城水道故址歲遠湮障斷港絕潢風
水荒落北郭水關閉於俗忌隍池市河不絕如綫財力
困竭故老興嗟其所由來久矣然循環之運往無不復
乃嘉靖庚子侍御疎山吳公簡命清理兩淮鹽政兼督
河防風清弊絕百廢具興周咨民瘼閱歷方隅按蹟考
圖喟然興歎謂郡城遠北近南下濕不堪風水偏背版
籍凋殘此吾督理河隍者之責也乃協謀於郡守劉公
僉議旣諧爰發官帑募民以事畚鍤資其力而濟之食
遴委屬吏分監督之任三農之隙庶民子來開濬

始自黃金壩自北而西至小市橋轉橋而南開汴堤故址而擴大之直抵北郭爰闢水關力排浮議架以水門引邗江九女澗隋堤汴河九曲法海諸水直達市河出南水關復自北而西而南沿郭濠池深濶倍昔滙於關口以達運河至是而通泰鹽船對口以入新河省漕河填壅之闕免鈔關滯稅之阻公私稱便遐邇騰懽風水既復文脉亦濬科第人才裒然穎出數百稔之攸鬱駿發於數月之間春水柳陰龜浮魚物蘭槳桂楫百貨流通綠藻青萍田疇灌溉既庶而富鼓腹含哺憲覩公嘉績之聿成而人心之大悅直與宋文正范公興化之海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六十六

隄文忠蘇公錢塘之湖并相望後先功垂百世一也爰紀實而序之

廣陵十先生傳序

李攀龍

于鱗
濟南

人才之生雖地氣使然哉曷嘗不由應運而興者乎應運而興則地氣運會人才相感以勸其成相感以勸其成然後闕之不爲沮挫之不爲變也我世宗肅皇帝以聖文神武治天下者且五十年乃廣陵有先生十人洪永之際於斯爲盛矣儲公之黜如臯令與王公之訊蕭敬景伯時趙叔鳴之忤逆瑾也朱升之之掾顧開蔣子雲之諫南狩也曾公之啣啣於遼左與桑子木之

傾於骸骨之疏宗子相之祭楊太僕也所不罹者朱子
价一人而已奈何十人而九闕之九挫之乎肅皇帝懲
宦者煽亂而制奸臣之命斯運之所由起也余往見歐
君矯矯負史才而致意乎作者有鑒裁矣善乎傳所謂
廣陵在漢時吳王好文辭而大山小山之作奮自淮南
彬彬哉明興二百年廣陵多文學之士乃今始有宗臣
云今勿論其所得卽自諸公已力圖復古推轂獻吉景
明輩而伯時子雲叔鳴升之亦各以聲藝翱翔李何間
矣子相後出相勸而成者乎翩翩孔璋之流也世方病
文學之士無吏事登陴而守福州者誰與永安之捷與

以徵文獻則足矣其斯實錄云

廣文選序

呂

枏

高仲

昔梁蕭統編定文選粵自秦漢迄於齊梁騷賦詩歌詔冊表啟時且千年煥如其舊第博雅君子汎覽別籍見有遺詩脫文則又每病乎統焉然未有能廣裒散失萃纂重行者今少司寇梅國劉公英特之才博大之學旁搜羣書幾二十年類摘門補世採人增凡統之闕漏十九學士觀覽無不足之嘆長垣侯君季常方守揚州謂可遠傳乃命學生葛澗校正差訛既且入梓遣使問序涇野子曰懿哉梅國之用心乎夫自乾坤典謨以來載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六十八

籍宣昭歷世誦習然三墳或隱九邱多支惟左史倚相者具能讀之楚人歸善尊爲至寶白珩不齒也鄭公孫僑使於晉適晉侯有疾下云實沈臺駘爲祟雖叔向莫知乃問於僑僑具述高辛元冥之遺參汾主封之故通國驚動以僑爲博物君子然則梅國斯編其有資於學士之聞見者富乎或曰文選以毛詩序與思歸引序並列廣文選以思親操猗蘭操與胡笳十八拍操同卷聖愚不分經騷不辯惟多是取不揆之道亦以爲富可乎曰不見詩書春秋耶古詩善惡咸收至三千餘篇因得取爲三百篇之定古書聖狂皆載幾千餘篇因得取爲

五十篇之定左邱明傳述魯史將數十萬言治汙具存
因得取爲千五百條之定廣文選如行也焉知後無作
者不因此而說漢禮晉文比於古文獻之足徵者乎審
若是且將恨收取之未盡廣又奚暇論其醇疵哉書凡
二千餘篇爲卷者八十二其門分類析皆准昭明之舊
云

重修揚州府志序

國朝

汪懋麟

季用
江都

國有史郡有志重矣考一代治亂興革君臣庶事臧否
得失使後世有所觀法視乎史問一郡山川人物風俗
險塞美惡戶籍生齒之凋繁禽獸草木水土之產畜使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六十九

治此者瞭然而來游者得所止則視乎志統天下之志
上之天子付之太史採擇而書之卽以成一代之史所
繫於國家何如也興王在上必得著作之臣取勝國之
史而修之近或百年遠或數百年而後成賢有司爲郡
暇取郡邑之書稽覈考證之刪其蕪而增其新事取其
信文法乎古大抵數十年而一易蓋史不可以間作而
志則不可以不修顧修之亦不易宦遊商估滿天下稽
之戶口無一丁在籍者寥寥田野之窮民其人死已久
而名猶隸於籍謂天下之戶口可信乎供賦徭役載於
經制者不行於井里定於司計者變亂於奸胥守令之

能者粗窺其大綱而不能者憤憤終而已忠孝節烈名宦寓賢隱淪才藝之士考之往古不世出而今家龍比而戶曾閔老而寡者以節書貴而不必德者以賢祀鄙辭惡札繁縟連篇人物藝文至於今何獨盛也凡以執筆其間者不過取舊集而繕錄之妄有所增益數月而集成署其端曰某年某官修要名而已耳以是爲修何可以爲志曲沃少師衛公引疾久矣

今上思其賢欲倚爲治安車蒲輪起於家

召對命言天下事無隱公條列數事以修一統志爲急上曰可詔督撫下郡縣於是天下始知志爲國家之所重如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七十

此言者又疏請修志禁私派務得人使可傳信

朝廷竝下其議則修志於今日烏可苟焉爲也方是時山陰金公知揚州甫蒞事卽以志下詢余請博採於公獨斷以信不可參於人公搜前志得故明萬曆中鄉大夫盛公儀所修及近代諸本又下令九邑各以所輯新舊志進合以

本朝因革文獻之徵驗彙爲書未成會公擢副憲督視江蘇八郡郵政蹉法輶軒之暇精搜嚴剔必信必文逾年而書成以示余曰志初謀於子今幸竣事子其序終始焉余以非才遜謝者再公屢書促不倦恐辱公命夫志

史事也兄奉

天子命將達於

御所頒之史館取信於天下後世敢不愼公固賢者治

僅一載視民寬和若慈母又好文愛士遠近歸之去而

士民思之不忘古所稱仁者也仁者之言必不誣則其

爲志不可信哉不可信哉

江都縣志卷之十八終

江都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七十一